

特116

353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始





大正
13. 10. 6
寄贈

甲務
13. 10. 6
寄贈
本

固本策卷之一

豐前 中津

渡邊重石丸著

古語拾遺論上

神皇之道莫大禮樂焉。何以謂之曰天尊地卑。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見之以目。聞之以耳。天神之化行乎六合。莫非禮樂之
 妙用者也。是故山峙川流。花紅柳綠。以不亂秩序者。禮也。鶯啼
 雷吼。虫吟風怒。以快人耳者。樂也。天地既有自然之禮樂。人間
 豈獨無自然之禮樂乎。何謂自然之禮樂。曰自天地剖判。君
 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各得其宜
 者。是謂之禮。如石屋戶之變。天稚彥之惑。俳優歌舞。啼哭悲
 歌。或以解神怒。或以助喪儀。素多鳴尊之擗。沼琴事代
 主神之製磐筥笛。或以洩勇悍之氣。或以慰經國之勞。而優游
 閑雅。各得其趣者。是謂之樂也。蓋神皇之治。奉天地之道。以

君臨億兆其意一出於至誠是報本及始之禮所以由而興也報本及始之禮唯祭為大以天照大神之尊猶親為新嘗以奉祭祀之道其旨深矣皇祖瓊瓊杵尊之降臨下土也神漏伎神漏美命授以天詞太詞事以為治天下之要訣而其所謂祭者以禮樂行之如中臣齋部俱掌祠祀之職猿女君氏供神樂之事可以見矣至於祈年鎮花風神鎮火道饗大嘗鎮魂大枝生島足嶋坐摩御門御殿御縣山口廣瀨龍田等諸祭其源蓋盡昉於神代而帝之與神其際未遠神物官物亦無有別焉帝而神神而帝其重也至矣嗚呼朝廷自重也如是敬神也如是則民之在各土者比帝於神比神於帝瞻仰敬禮唯恐不及皆曰某神者忠誠之神也某神者有功德乎民矣某神吾之祖也某氏某神之後也此神掌風雨彼神禳疫癘此儀也彼乎某神此曲也起乎某神觸於目熟於耳然後貴賤老少口口相傳以識前言往行父以傳子子以傳孫於是乎神皇之德

澤浹洽漸漬千歲不忘以成敦厚淳朴之俗由此觀之禮樂之染人也豈言語之所能及哉夫天下之無味者無風水若焉而物莫能尚者以其淡也禮樂風水也教法酒醴也人之甘酒醴者不知風水之美也世談教法者不知禮樂之化也由是言之書契以來不好談古浮華競興還嗤舊老者蓋常人之常而勢之所必至亦無足怪焉也天智帝之明大織冠之識猶不能洞見神皇之道喜新而忘故舍此而取彼以改易百度於是乎神州敦厚淳朴之俗變為異域浮華之風其制事垂法之謬何啻遺漏之云而已哉廣成以禮樂未明斥之者蓋婉言以憤之也夫禮樂之名雖出乎異域而其實神皇所以陶冶億兆經緯天下之大法也廣成欲復禮樂於神代卓見確論實可謂代之偉人矣嗚呼自從廣成之志不行儒佛之迹日與月熾禮樂之化燔矣其極也移帝王於絕海者有之弄天下於股掌者有之皇室陵替華胄亦隨而凋衰其禍豈特忌部

氏之不幸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易鄙俗於往代。改糝政於當年者。廣成之志也。學者今日之務。尤當以廣成之志爲心。隨時並制。與絕繼廢。以補千載之闕典耳。若當明治維新之年。不能制望秩之禮。又何學之云哉。今有一人焉。曰齊。曰魯。曰文武。曰周孔。叩以神州之典。則茫然。謂之支那奴隸。則可謂之。大日本人則否。又有一人焉。曰釋迦。曰達磨。曰阿難。曰迦葉。問以神聖承統之事。則茫然。謂之印度奴隸。則可謂之。大日本人則否。又有一人焉。曰英。曰佛。曰歐。曰米。諮以神州開國之源。則茫然。謂之西洋奴隸。則可謂之。大日本人則否。嗚呼。天下之曠。三千八百萬人之衆。舉而木觀之。則比比莫人不爲外國奴隸者焉。謂之養夷狄於中國也。亦何不可。抑儒者人也。佛者人也。洋學者亦人也。而其徒皆有靦面目。浮華之尚。舊老之嗤。愧爲大日本人。甚則賣降。恐後也。然則今日滿天之怪雲愁雨。安知不淵源於廣成。大同三年憂國之淚哉。古人有言曰。禮樂崩而夷狄橫。豈不信乎。

古語拾遺論中

神皇之道。私乎其親者。公之大者也。世之論古語拾遺者。往往駁其言涉於私焉。予謂古語拾遺之言。私則私矣。然其論私。即所以論公也。人徒見其論私。而未見其所以論公也。其父攘羊。子不忍證之者。人情也。况其父未嘗攘羊乎。廣成訟其父之不攘羊者也。謂之私可乎。其言之似庇父者。聽者之不明也。使其言不出於忌部氏之口。則未必喋喋駁之也。言一也。而聽者自有公私之別。不可不察也。且夫忌部氏者。華胄也。中臣忌部並仕。自古爲然。自天祖視之。何有彼此哉。冷熱變節。人之情也。設使中臣氏衰頹。如忌部氏鏃子不比等輩。作此等書。以奏上之。則其謂之何。予斷斷乎知世人之不右中臣氏而黨忌部氏也。且廣成欲訟家系之寃於朝。則其意必謂非侃侃公言。不足以動之也。豈可誣以無證之僞言乎。蓋忌部氏自有傳授之言。其與記紀二典異者。即古語拾遺之名。所以由興而貴賤老少口口相傳者。古俗爲然焉。則一事之

判。爲一爲二。亦其所也。世人欲以印板視之。可謂不知古矣。後人往往信其同於記紀者。而不取其所以異者焉。殊不知其所以異者。其所以爲可貴也。且古傳中。有諸書說同而并謬者。有說異而或獨傳正者。則亦安知古語拾遺之傳。不有勝記紀而上之者哉。書紀一書。往往與異說。而事有可考據者也。古事記之書。亦有與書紀異傳者。一是一非。未可容易取舍之。故學者取其合己意者。而舍其不合者。以爲上古一傳。而珍重之也。獨至於古語拾遺。則或斥其稱揚忌部氏者。斷爲廣成之所捏造。豈不冤乎。吾意當是時。人猶有知古者。假令廣成捏造。僞言。人決不信之也。不啻人不信之。其辱祖也益甚。然則欲上書以白祖先之系。反使之昧昧。是庸人所不爲也。曾謂廣成高學子卓識而爲之乎。當此之際。取信於朝者。唯有至誠惻々動人之誠耳。由此言之。古語拾遺之書。非忌部氏之私言也明矣。其父作室。其子堂而構之。孝之道也。廣成欲念堂構之孝。以律脩乃

祖之業。真不愧乎爲太玉命之胤矣。夫鏡作玉造等之神裔。載在古典者。不可枚舉焉。而後裔衰頹。失業也久矣。未嘗聞有一人奮言如廣成者也。嗚呼。使鏡作玉造等之裔。皆易其求富趨利之心。爲廣成所歎之心。則天下豈成崇尚浮華以嗤舊老之俗哉。益其尚浮華。嗤舊老之人。即爲神代諸神之後裔。如中臣鎌子辭。神祇伯可以徵時風矣。後之學者。此之不尤。而尤廣成。何其戾也。昔平治之際。源牛若在鞍馬。年甫十一。讀諸家系譜。自知其先世慷慨憤激。終克成其志云。廣成齡踰八十。效蹇蹇之誠也如此。嗚呼。英雄明哲之士。其所感如合符節。吾故曰。神皇之道。私乎其親。乃公之大者也。今之爲名胄華族者。使之師廣成之志。則他日猶可以見君親於地下也。其得爲忠孝之人與否。決於此矣。不然。後之視華族。猶今之視忌部氏也。悲夫。

古語拾遺論 下

神皇之道終不可復興歟。曰：奚為其然。上失其道，民散也久矣。道之不行，自上廢之也。豈盡蠢氓之罪也乎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根柢傷者，其木枯；言論戾者，其事躓。不待智者而知之也。學之闡於人身，有甚於衣食者矣。神州之正氣委靡不振者，蓋有異邦之學以蠹之也。何以謂之曰上古之世，各有所承，貴賤老少，口口相傳者，上古之學也。當是時，人各君其君，祖其祖，國其國，家其家，內其內，外其外，而天子以此治天下，國造以此治其國，蒼生以此治其家，大小之事無非師古者，亦無非師神者也。予意所謂貴賤老少通朝野之名，而其人口口相傳，戒慎勗勵，則其功或有倍於讀書之功者矣。及其傳風成俗，則誰有容疑乎前言往行者哉。如皇天傳國之詔，二尊經營宮之跡，鑿藥林示厭之類，播乎朝野，發乎談論，觸耳動心，存而不忘，則千百世猶一日，是其所以成純一之俗也。自漢籍入貢，頓改耳目，有賤丈夫者，告於

衆曰：彼有聖人者，吾邦有諸。曰：無。彼有詩書者，吾邦有諸。曰：無。彼有禮樂者，吾邦有諸。曰：無。彼有忠孝仁義者，吾邦有諸。曰：無。然則彼謂我夷，亦何不可也。於是乎人心之向彼者，沛然不能復禁。內自攻擊，兄弟之鬪於牆者，始殊不知所謂詩書者，吾邦有之。禮樂者，吾邦有之。仁義忠孝者，吾邦有之。而不知身優游涵泳乎神聖之化，猶魚在水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為儒者不亦迂遠乎。且夫支那之為俗，有言浮於實者，有行不及於言者焉。冉求之黨，於季氏仲由之死於衛，輒不忠不義，孰大焉。以姐且之才，猶不能服頑民，則時事可知也。以孔丘之賢，猶去其婦，則家法亦可知也。學者此之不察，而見其喋喋教人者，瞻仰俯伏，以為聖賢之行亦如此過矣。家有呵怒之聲者，有蕩子以亂之也。國有苛酷之法者，有賊民以犯之也。君不君，故教之以仁。臣不臣，故教之以義。父不父，故教之以慈。子不子，故教之以孝。夫不夫，故教之以

和婦不婦。故教之以貞。其所以教之者。適其所以足證浮薄之俗也。嗚呼。道既亡矣。故造作名教以導之。神州之人不慮其如是也。其書之入。虛心平氣。以讀之。目眩耳駭。氣動心亂。魂飛魄奪。頑然化爲唐虞三代之人。嗚呼。是何異於無病之人服奇藥以求奇病也。佛法之入。神州也。其毒殆有甚於是者焉。無君臣也。無父子也。無夫婦也。無兄弟也。無朋友也。圓首緇衣。作本地垂跡之說。以誣其祖。而王公大人不省身。既爲印度之人。先王之流風遺俗存者。益無幾矣。至於近時。洋教駸駸日盛。其無君無父之教。亂風敗俗。比之於佛。則其害殆不知幾百倍之也。譬如敗船入海之勢。苟無爲之所。則欲免國家之覆沒得乎。嗚呼。聚此三害乎。神州將何策以救之也。曰。昔僧高辨謂北條泰時曰。治國猶治病。當先知其病因也。病因既明。則其下藥亦易易耳。今日救世之策。亦不得不出乎此。何謂良藥。曰。神州之人不穀食也久矣。其困憊也亦宜。神典

者。神州之穀食也。一日與之。則元氣之復。斷乎不可疑也。廣成曰。書契以來。不好談古。其所以然者。未必不由異學亂之也。今也。朝廷斷然棄絕異學。易之以上古之學。使貴賤老少口口誦先王之法言。則天下知所向矣。夫神州之尚武久矣。天下可終古無堯舜湯武也。不可一日無信長秀吉也。天下可終古無釋迦達磨也。不可一日無加藤清正本多忠勝也。今使天下華族士族神官教職人民之徒。一旦翻然改業。以從事於斯學。益不出乎十年。而鞏紘百萬之士。可養而致焉。而見文祿慶長之俗乎。今日也必矣。果如此。則異徒之冥頑。亦在吾殼中耳。不必長甘爲外國之奴隸也。且夫作君如神武。作后如神后。可以無譏矣。作皇子如倭建。作臣如武內。亦可以止矣。何必祖述漢人。憲章洋人。然後爲學子哉。蓋文人之文弱。不如武人之武愚。文士之巧言饒舌。不如武士之質直猛悍。神州之俗。自古爲然也。故神州之道。隱乎昇平儒者之言。而見乎亂世武

人之跡者。昭乎不可誣也。時有啞然笑於座者。曰。今日是何等時。敢欲與上古之學。豈不迂腐之極乎。重石九曰。吁。子無譁。吾明語子。吾聞楚宮之多餓死。因其好細腰也。吳國之多癩瘡。因其好劍也。上有好者。下有甚焉。草之靡風。誰能禁之。子未見華族士民之頑鈍嗜利者乎。其無特操。莫甚今日焉。苟有英雄。以義鼓之。以利驅之。以德誘之。以刑威之。則吾知其風靡之速。出於意外也。復何疑。今也下令。揭正學之目於天下。其要有四焉。一曰黜浮華。二曰尚舊老。三曰問故實。四曰識根源。舉而總之者。天子之學也。

天子之學。謂之講明禮樂也。入則追孝其祖。出則事一人。以天子之心為心者。公卿大夫之學也。勞身養親。富家益國。以天子之心為心者。士庶人之學也。如夫游泳於泰平之化。熙熙皞皞。民日遷善。不知為之者。禮樂之化也。益黜浮華。則實學興矣。尚舊老。則輕躁之風熄矣。問故實。則國體立矣。識根源。則萬世不易之國是定矣。嗚呼。果欲興斯道。則亦在顧施設之法。陶冶之術。何如耳。

固本策卷之二

古事記論上

王化之不行也久矣。神典。皇史。荒唐不經。不足以取信歟。聖經賢傳。未明於世歟。說教演說之士。遐陬僻壤。有所未遍歟。抑明治維新之化。人心有所未浹洽歟。曰。皆非也。嗚呼。天下之亂久矣。王室自棄。祖宗之典。而霸府之政。不復遵考古道。降及今日。先王之澤盡矣。士之競榮利者。不知神典為何物。百說任意。詭遇求功。莫甚今日焉。是王化之所以不行也。蓋古事記者為神州經世之大典。其為書不啻儒家者流。所謂尚書春秋之類也。何則。天神之所垂法。而帝王之所取範也。故曰。雖步驟各異。文質不同。莫不稽古以繩風猷於既頽。照今以補典教於欲絕。學者不可不知也。夫世有沿革。而道無古今。體天神之道者。固宜極天知命。而不可毫有卑屈阿世之念。斯道也。傳之於神代。子孫千億。繼繼承承。不敢失墜。自天子達三千八百萬人。一也。順道則吉。逆道則

凶。道之盛衰。可以卜天下之存亡矣。天子曰。耶蘇可拜。三千八百萬人曰。如何拜外神。天子曰。祭祀可廢。三千八百萬人曰。如何背祖宗。與天子謂。謂不相下者。蓋有道以爲之準也。天神之傳道。既如此。故讀斯書者。宜比身於皇祖天神。身雖卑賤乎。道則尊矣。身所行者。天神之事也。口所言者。天神之法也。而代天工。奉天職。莫非維持國體。與護衛皇基之事者焉。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則以身殉道。爲劍爲玉。折而猶利。碎而有光。臣子之事畢矣。雖天子。豈得在右吾身哉。蓋人者神也。神者人也。神人同體。將以上報天神之生德於我者。我寧可不自任以邦家經緯之事哉。是學者之心也。悲哉。世之公卿大夫。其所適從。非儒則佛。非佛則洋。不復知世有先王之法言。不敬謂祭無益。以笑世所謂國學者流之人。而國學者流之人。窠窟甚小。所見極卑。修詞章文字訓詁考證之學。以獻媚

於王公大人。無氣節也。無廉恥也。其賣技藝。與俳優何擇焉。降爲神官社會之流。爲教導者流之人。於是乎。天神之道。龜分瓜裂。各處成黨。道其所道。教其所教。牽強傅會。無所不至。誣天欺人。索隱行怪。民心潰裂。欲治益亂。然則廢絕王化者。公卿大夫也。沮敗風猷者。國學者流也。攪亂典教者。神官教職也。嗚呼。誰又知邦家之經緯。王化之鴻基。不在彼而在此哉。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者。古今之通制也。今也舉冠婚喪祭之禮。委之市井神官教職之徒。假令稽古。照今。盥薦拜趨之式。盡合於古義。亦私焉耳。其亂邦典。孰大焉。而公卿大夫恬然坐視。不自知其失職。先聖傳道之意。荒矣。吁。天武帝之撰古事記。固將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巫祝哉。且夫漢洋學者之講書。將以從事於政也。使彼他日得志。則其束神官教職於高閣。固不待論也。而學者之講神典。將以求神官教職。是先舉己之身。以餽之於餓虎也。其爲計。不亦左

乎。夫天祖之道。網羅宇宙。混混蕩蕩。至大無外。將以赤子視漢洋學者。於吾掌中。則吾黨之志於道。尤不可以不恢廓其志氣也。吁風猷頽矣。典教絕矣。當今之世。非吾黨之士。出而救之。其誰也。昔大已貴命。驅除殘賊。授天下於皇孫。盛德大業。民到于今稱之。然則志士之講此書者。將相自期。有時爲之。亦何不可也。爲士爲隸。爲農工。爲漁商。古之人有行之者焉。如其遇不遇天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儒者猶能言之。噫。微斯人。吾誰與歸。如夫詞章浮華之士。神官教職之徒。千百成群。何有輕重於天下哉。

古事記論中

帝系之出於上帝。而赫赫不可疑者。唯我大日本帝國爲然焉。蓋上帝之號。四海萬國。同神異名。各極尊崇。稱曰造化之神。而國之開闢。起於亞細亞。亞細亞之本。在支那。支那之本。在神州。西說亞細亞謂神。神聖首出之鄉。故有是尊稱。猶曰神州。萬國傳信紀

事曰亞細亞世界開闢之初地。神聖出焉。人類生焉。帝王興國。法教斯立。其他文字諸技藝之屬。莫不權輿于此州也。萬國航海圖說曰。亞細亞洲人類初生之地。聖賢首出之鄉。國土之開闢。帝王之建國。皆先於他洲。英國志曰。天下萬國。本於一脈。其始人類。出亞細亞洲。後散居四方。分數種。西洋聞見錄曰。如孔子釋迦耶穌。悉出於亞細亞洲。故洋人以爲人種淵源之地。最尊重之也。且如火器。火藥。針盤。時規。剖剝。諸技藝等。悉出於漢人發明。而洋人仿造之耳。格物入門曰。如用磁器。亦自漢土流傳者也。蓋此法遠始於周代。而迄於宋時。西洋始傳之也。重石丸曰。西說既如此。按周易曰。帝出乎震。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王子年拾遺記曰。春皇布至德于天下。元元之類。莫不尊焉。以木德稱王。故曰春皇。其明睿照於八區。是曰太昊。位居東方。以含養蠢化。叶于木德。號曰木皇。家語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淮南子地形訓曰。正東易州。曰申土。說文申神也。又曰扶木在易州。日之所曠。注扶木扶桑也。在暘谷之南。曠猶照也。是易州東方也。十洲記扶桑地方。万里。上有太帝宮。葛洪枕中書曰。扶桑太帝住。在碧海之中。以上諸書。可以

證國土開闢淵源于神州之不偶然也。

神州有帝曰須賣良美許登。須賣良美許登。猶言宇內
統馭之至尊也。其系譜曰天地剖判之世有天御中主神高皇
產靈神。神皇產靈神以造化世界萬物。是須賣良美許
登之始祖也。由是觀之謂帝系之出於上帝而赫赫不可疑
者。果非誣妄也。論者或病其書之神異也。予曰不然。是上
帝造化之神機也。如所謂生風生火生國生嶋。蓋古人篤于信
天以傳真耳。唯真矣。是以其說朴。其說朴矣。是其所以至真也。
不然。何古人之不巧乎。欺人也。今夫舟車之走海陸者。蒸氣之力
也。鐵鍋煮水。田父野老見其跳珠。疑蒸氣之行舟車。豈知
理哉。大地之於天間。不啻舟車於海陸。而神之運造化。其
妙機遙出乎蒸氣之上矣。後之學者。或欲以田父野老之見
議之。亦多見其不知量也。夫天地草創之事。悉出乎神傳鬼
工。固不可以尋常之理窺之。所以古人確信而不疑者。知有神

人之別也。神以傳人。人以傳人。人心之淳。風俗之厚。無教而有教。
無道而有道。道之本原出於天。而天神之所以貽慶於無窮
者。未不必由此也。或曰。帝系古則古矣。而我上世文物之闕。盡
資之乎支那者何耶。曰。惡是何言也。人世必需之物。莫大宮殿
焉。莫急衣服焉。莫善穀食焉。莫要刀劍焉。莫便火工焉。而
神代既悉具矣。謂之穴居野處乎。伊邪那岐命世有八尋
殿。巍巍聳聳天之與。謂之如毛飲血乎。大日靈尊世有狹田
長田秋熟之事。謂之裸體乎。有栲幡千千比賣命。以織綾羅
錦繡。謂之蒙昧乎。鍛刀劍戈矛。以具護國之用。謂之無智乎。
岩屋戶之變。採鐵制鏡。凡百火工之事。莫不發明。如夫報本反
始。則有祭祀之禮。改過移善。則有大祓之式。衣食足矣。兵器備
矣。正德之道立矣。於是乎布皇化乎海外。有素盞鳴尊降
新羅之迹。有少名彥命。適當世國之事。內立萬世不易之主。
以制經綸之業。有國造。有縣主。有稻置。有直。有別。甚布星羅。

以固其根。而使無寶祚動搖之憂焉。是祖宗所以治內馭外。以建國之大體也。而又何嘗借力於支那乎。予意支那有皇天上帝。印度有梵天帝釋。西洋有耶和華之說。蓋莫不本乎我古傳者焉。而支那之開國也。其或在於素盞鳴尊與少名彥命之際乎。是故以畏天知命立教焉。其說頗近於古焉。印度之闢次之。西洋則輒近耳。世愈近而教愈繁。以惑亂人心。今也不知所謂皇天上帝。梵天帝釋。耶和華者。即為神州固有之祖神。而囂囂反欲借彼教法以說愛國之道。其為教法也。忘君忘父忘身忘國。忘祖宗之典。而愛國之道果何在也。豐太閤之征韓。有云夫日本者神國也。神即天帝。天帝即神也。秀吉夙夜憂世。欲復聖明於神代。遺威名於萬世也。而方其撻伐明虜。志在欲使四百餘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是豐太閤亦以帝系為出於上帝也。而帝系之出於上帝。本於神典。則豐太閤信古之篤。亦可見矣。則欲

張國威於殊方絕域。今之學者則私智自喜。以忘國家之大計。其見之高下。何其霄壤也。抑人亦有言曰。唯聖知聖。嗚呼。自非神智如豐太閤者。神聖之大道亦為不易窺知也夫。

古事記論下

古事記之書。大則可以治天下。小則可以修一身也。而此書也。出於先聖之口授。帝室傳之。諸家記之。及天武帝世。使稗田阿禮口誦之。元明帝繼其遺志。詔太安萬侶撰之。以傳之於無窮之世。是二帝所以深體先聖之意。其惠天下後世。莫大焉。予見世之論古事記者。不責之於王公大人。而責之於巫祝之徒。其為無識。勿論已。而學者之讀古事記者。徒從事於巫祝之術。適足以汚讖古事記也。有人於此。不責利刀之用於武士。而授婢僕以正宗。豈不危乎。世之汚讖古事記者。何以異於此焉。夫學者之失名久矣。名之不正。國勢之所以不振也。

而習俗之移人。雖有識之士。有不能免者焉。何謂名不正。曰。學。先王之道者。謂之。神道。講。先聖之學。者。謂之。和學。而至於漢學。則單稱學。呼道。是以主為客。以末為本。不自覺其倒也。蓋中古大學。首祀孔子。以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孝經論語等書。列於教科。欲以鎔化唐虞三代之人。後之君子。承風汲流者。以唐虞三代之人。自居。而會有講。神聖之典者。則群聚笑之曰。彼學神道。彼修和學。目以異端。極口排之。其弊與今世鴿舌者流。艷慕西洋者。何異焉。心既背。父母之邦矣。幾何其不為夷狄也。吁。亦蓋反其本焉。恭惟上古。神聖規模之大。殆有不可測度者焉。後世欽慕鑽仰而有餘。謂之。神習。蓋。天神之賜。瓊牙。將以鎔造大地也。伊邪那岐命之承命於。天。將以見畏。天命之有源也。素盞鳴尊之創航海。將以一統九夷八蠻也。天照大神之降。皇孫。將以定宇內之主也。武甕槌。

經津主神之捷代殘賊。將以遺。神國尚武之典也。大國主神之讓天下於。皇孫。將以表臣民奉。上之典也。中臣忌部。二神之司祭祀。以執政事。將以合治教也。大名持神之經營外。國。將以教導蠢化之民也。少彥名神之剋。鑿藥林。厭。將以救億兆之夭札也。保食之神之化生蠶穀。將以開人民衣食之源也。五十猛神之播八十木種。將以賜養生喪死之材也。大宮能賣神之調和。君臣。將以傳道德也。大己貴神之治幽府。將以使。人魂有所憑歸也。大年神之利年穀。目一箇神之創金工。手置。帆負。彥狹知神之助工匠。井神之掘井。竈神之作竈。皆非為人。民者焉。而生化化之妙。始於。天御中主神。終於。八百萬神。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蕩蕩乎。誰能名之。是在上君子。所當取以。為法也。然則。神典之妙。如是而止邪。曰。不然。古言之會。當道。義。猶漢字之含有意味。不可以輕輕讀過也。請說其略。蓋古。稱。天位。曰。天日嗣。稱。天皇。曰。統尊。是謂。天日之胤。然。

後可以為宇內統馭之。至尊也。稱國造曰國御奴。奴猶言家之子也。蓋天子以四海為家。其封建諸侯猶家有奴隸也。其君臣之際。貴賤相距。有霄壤之分。可以見矣。古言自父以上至始祖。皆謂之於夜。自子以下至苗裔。皆謂之古。然則曰於夜曰古者。不啻父子之謂也。其血屬之親。永遠不易。可以見矣。嗚呼。君臣之義也。父子之親也。古之道既已如此。推是類以求道。則千言萬語取之左右。而達其原。又何假春秋與論語以為尊。內身外之典。修身齊家之具哉。吾故曰古事記之書。大則可以治天下。小則可以修一身也。問者曰。子言則然。獨如時勢不可何。吾憫子之不容於世以窮死也。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志於義者忘利。志於利者忘義。自然之符也。苟使吾謀一身之利。則散髮窄袖。以出入礫神之室可也。何必學子齊門執瑟之迂乎。雖然使吾言不行。則吾恐三千八百萬人之子孫。不免蹈印度埃及之覆轍矣。嗚呼。

古事記者。三千八百萬人之古事記也。道之不明。天地晦冥。直須為吊三千八百萬之人也。譬諸人自以日月為無用。日月非吾家日月矣。吾唯指示其光明已。如其用與不用。於我何哉。

固本策卷之三

神代紀論上

人而無無父之人。猶人而無無首之人也。人而無首。不可以為父焉。人而無父。不可以為父也。異哉儒者之論。神代其見之出乎無父也。天地剖判之初。有天御中主尊。高皇產靈尊。神皇產靈尊者。是為造化之元首。儒者聞而異之。曰。是何怪誕。吾經典所無也。有伊弉諾尊。伊弉冉尊者。是為萬品之始祖。儒者聞而笑之。曰。生海生山。聖人不道也。何日本古傳之荒唐也。有。天照大神者。是為高天原之君主。儒者聞而毀之曰。大神何為者。上古蒙昧之世。仰以為日。

神可笑之甚也。如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天饒石國饒石天津彥火瓊瓊杵尊。彥火火出見尊。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是何等名義哉。是何等事跡哉。要之在書契以前。蓋蛇身牛首之類耳。亦不足費論辯也。於是乎。舉大祖則稱神武。引帝都則呼檀原。舉世茫茫。措神代乎六合之外。其視祖宗胡越不啻。嗚呼。儒者之不知道。一至於此也。昔者孔丘序書。斷自唐虞而不取羲農。其故何也。蓋西土之爲國。自古到于今。其易姓不啻奕棋。而人安其俗。虞舜之民。不記唐堯之恩。夏禹之民。不知虞舜之仁。是以史氏之權。取捨任意。褒貶隨筆。異代之人。何有於異代之帝王焉。是孔丘所以容易斷自唐虞以下也。今也。儒者以神代爲羲農乎。伊勢有大神宮。歷朝祀之。未可以羲農視之也。以神武爲大祖乎。神武非創業於檀原者。未可以大祖遇之也。進退無所據。而欲與朝秦暮漢之國同。

視之以剛。宗廟之典籍。無乃效孔丘之擯乎。蓋孔丘爲周人。其重文武周公者至矣。推是意。使之生我神國。則吾知其尊崇神典甚於墳典而二典三謨。及束之乎高閣而後止也。予嘗謂漢學之入神州也。二千有餘年於此矣。而蠢人心。敗國俗。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焉。是非獨孔丘之罪也。亦學者之妄也已。夫孔丘以敬天爲道者也。則皇祖天神。不可以不敬焉。孔丘以先王爲宗者也。則神皇之典。不可以不修焉。孔丘信而好古者也。則上世之事。不可以不講焉。孔丘明尊內與外之分者也。則華夷內外之別。不可以不嚴焉。孔丘以尊君父立教者也。則忠君愛父之道。不可以不究焉。道果如是。則斷斷乎知非孔丘之負學者而學者之負孔丘也。嗚呼。使天下人不知神州之所以爲神州者。抑誰之罪也。吾讀日本紀。不得不眷眷於神代。故表而出之。以告世之君子焉。世之君子。其亦勿爲後之爲孔丘者所笑也哉。

神代紀論中

世之讀神代紀者多引神聖之迹以爲仁義孝弟之目皆昧乎道者之言耳。果以神代爲有道則坦坦葦原之國不得不視爲荆棘焉。敢問何說也。曰伊弉諾尊伊弉冉尊俱爲夫婦以生萬物。說者乃曰是二尊爲天下萬姓立夫婦之道而普天率土不得不由之也。是信然而學者獨不見夫婦之敗亦由於二尊乎。不道其敗而道其成則誰信以爲然也。天照大神光華明彩照徹六合。說者乃曰是無上至尊之神而鍾神聖之德於厥躬者也。是信然而學者獨不見安河原之爭爲素盞鳴尊所勝乎。是大神之德未爲無可議焉。大國主神者世所謂冥府之神也。說者乃曰是立功於顯幽天地剖判未有此神也是信然而學者獨不見彼窘於八十神乎。是大神亦未爲無可容喙焉。味鉏高彥根神者。吊天若彥喪者也。說者乃曰朋友之義不當如是耶。而學者獨不見其蹶喪屋之暴舉乎。死者何罪也是其於友義未爲至焉。九如此類者指不遑屈則學

者所指以爲有道者適足以證無道耳。是說者所困也。吾意古之立大事者必有曠世之度。有曠世之度者必不免有瑕疵焉。是天地之常理不唯人爲然也。是故日月不能無蝕山岳不能無震火以燒數萬之屋水以溺數萬之人風或拔木雨或腐木是日月山岳水火風雨豈爲無益於人哉。而其傷害人物如此。然人卒不以日月山岳水火風雨爲無用其仰之不哀者。蓋知不以小廢大之理也。夫神聖之事大之則鎔造天地小之則經理人事。盛德大業世無與化造化之功直可與天御中主神接踵矣。豈容以區區小節苛論之哉。世儒之佞堯舜周孔者以爲聖人毫無過失於是乎飾辭粉言揜其不善以著其善。學者見其如此心竊羨之以爲吾神聖亦復如是。不然不足以敵聖人焉。乃颺言告於衆曰某神爲某事仁也某神爲某行義也某神孝也某神弟也。殊不知其所云仁義孝弟者未足以爲道。而其行事之出於意表者決不可以仁義孝

弟之目律之也。則豈非所謂欲益而名章者乎。嗚呼世之君子。欲以無蝕期。日月以無震期。山岳以無燒期。火以無溺期。水其亦昧乎天地之理矣。是故蝕者日月之理也。震者山岳之理也。燒者火之理也。溺者水之理也。由是言之。神聖亦豈有無過之理哉。但其行事磊磊落落。不與尋常同科。其心胸網羅宇宙。包括六合。以立其大者。是其所以為模範。而為人事之儀則也。後之言道德者。欲丈丈而規。尺尺而度。寸寸而議。分分而論。遂使神無善神。人無善人。是先修其小者。而道之遠者。德之大者。遺而無問焉。故也。深山幽谷。必生巨材大木。其高千萬丈。上入雲霄。不知其極者。蓋有天然雨露以養之也。人見其材如此。以為古之所謂英雄豪傑者。亦是巨材大木之屬耳。因欲執三綱領八條目。以教育人材。吁。亦蓋鑒南宋之覆轍也。譬諸欲就園丁以養樹苗。弄之於掌大之庭。則可也。欲期以棟梁之材。則未也。蓋嘗考元龜天

正之際。猛將勇士。出奇應變者。蓋非講孫吳之人。而文祿慶長之際。忠臣烈士。殺身報主者。亦非讀論語之人。而鴻業偉跡。如彼者何也。無他。勇武足以幹事。廉恥足以死國。其受家庭之訓。各墜家聲。辱祖先為戒。不以弓箭易文墨。風俗與古稍近。故爾嗚呼。知此則庶乎知神代之道矣。

神代紀論下

慶長四年。後陽成天皇。詔刊日本書紀。少納言清原國賢為之跋曰。日本書紀。歷代之古史也。君臣莫不究此書。頃學儒佛者夥。而知神書者鮮矣。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何棄本而取末焉。欽惟陛下寬惠睿智。惜其流布之不廣。始壽諸梓矣。用之國而及之天下。則以成熙皞之治。保瑞穗之地。千五百秋。將必有賴於斯焉。重石丸曰。嗚呼。天

之降喪亂久矣。藤原氏之專。源平氏之橫。承久之亂。元弘之禍。北條氏之逆。足利氏之叛。實有不忍言者。是何因也。蓋

上古之世呼天子以現御神而天子之待民以大御寶其道之所以承於皇祖天神者如是是其所以上下蒙福也西籍入貢捨質趨文其所為莫非模倣唐風者焉彼經典以人臣放弒其君者以為曠世之偉舉者謂之詩書彼聖賢以禪王位於農夫以為絕代之美事者謂之勳華天子不以為禁示人民不以為諱君臣相率以拜於先聖先師之像簋盞籩豆陳列其前恍然心既入唐土之域矣心既入彼民俗從變堂堂神州非復昔日神州也於是乎向之以現御神視天子者其有不便於己者心乃指以為桀紂之君而天子之視臣民者不復念大御寶之祖訓君臣日隔國俗日漓天下治亂之機既決于此矣豈待義時高資輩引湯武故例以顛覆皇室之日哉帝益有見於此以為王權既為霸府所奪天下之心唯知霸府不知皇室頗非講明古道以正神尊之統不足以挽回倒瀾也

其設心益亦如北畠准后之於神皇正統記耳當是時豐太閤既薨秀賴猶幼德川家康有雄飛之色天下成敗未可知也帝之區區於壽梓者豈果無深算哉不然當戰國爭衡之世期以熙皞之治何其帝之不知時也在昔皇室之盛也使博士等進講書紀以為恒例而為漢籍所壓所謂君臣共究此書者遂屬畫餅豈不惜乎予嘗謂國家自有神聖之制度舍故喜新事無小大取法於外國是顛覆之道也德川氏之為政於天下不能擴充帝意以講明古道其極也學者欲廢帝室者有之以日本夷人自居者有之以泰伯子孫議皇統者有之而幕府措而不問焉豈唯措而不問而已哉其意乃謂我邦文字傳自漢土人智由是開倫理由是明工藝由是興制度由是立舉世滔滔以為文明之世何其惑也且夫朝有制度曰律曰令曰格曰式而事多本於神典不徵神典何以明之鄙儒俗學不諳

朝章。如所謂祈年。鎮華。神衣。大忌。三枝。風神。鎮火。道饗。良。大嘗。鎮魂。大祓等。大禮。蓋夢想所不及也。其在家也。放言謾辭。自謂講中華聖賢之道者。不知身既犯大逆。大不敬之律。以爲皇室之罪人。亦可憫也。雖然。國有罪人。政府之罪也。嗚呼。帝惜書紀。流布之不廣者。即欲使天下無罪人也。其爲仁可謂大矣。天下苟無罪人。雖刑措不用可也。則熙皞之治。亦豈信不在茲乎。

固本策卷之四

祝詞式論上

祝詞式者。政事之書也。邪。巫祝之書也。邪。政事之書。則如巫祝。不講可也。巫祝之書。則何爲列之於延喜之式也。二者不判。則天下之學者。泛泛然。如彼舟流。不知所屆也。予觀世之講祝詞者。多爲巫祝之流。是豈知祝詞者乎哉。問者曰。巫祝之誦祝詞。是其職也。異哉。子之發論也。抑子別有所見耶。曰。噫。

世衰道微。而巫祝之學興焉。世見巫祝之徒。章句之摘。器物之考。喋喋講祝詞者。以爲神道。神道由是見鄙。甚哉。紫之奪朱也。蓋人道莫大祭祀焉。祭祀者。王道也。決非巫祝之可私也。何哉。曰。天子主祭。巫祝者。特籩豆有司耳。祭祀之不屬巫祝。見祝詞之文。可觀矣。夫政之爲言。祭事也。祭事之爲義。政也。祭者爲政教之根本。根本既立。則諸政與手矣。是故。我上古之世。以祭爲政。以政爲祭。祭以爲教。教以爲治。祭政一致。治教合一。無爲之化。不言之教。於是乎成矣。天地之初判也。有神造之。人之始生也。亦有神以造之。天地本於神。人亦本於神。天子報本。人民效之。祭祀之道。固出乎不得已也。天子者。爲天下父母。爲政天下。而使天下子弟。各祭其本矣。人各祭其本。而國無不忠之臣。家無不孝之子。風俗之美。不亦宜乎。祭與政。固不同科。而治與教。亦勢不得不歧。人或以此駁之者。曰。是引西洋異域之例。以疑我上古之制。

者耳。飯匙之矩。亦何足論也。祭祀之義。事固多端。請就其大者論之。天下之生久矣。而人無不本於祖者。則祖先之業。非子其誰繼之。人道之不孝。莫大無後焉。無後爲不祀。苟知不祀之爲不孝。則祀之爲人道第一。毫不容疑者也。天下有君臣者。君出令而臣行之。孰刑賞予奪之權。以臨於我。以安吾公衆。其歸不過欲將以使我吾公衆奉先祀也。天下有父子者。父慈子孝。一家和樂。其歸不過欲將以保護先祀也。天下有兄弟者。雖內有鬩牆之言。外禦其侮者。其歸不過欲將以如手如足。不墜先祀也。天下有夫婦者。生子長孫。其歸不過欲將以血胤連綿。奉先祀也。天下有朋友者。責善求益。研究道德。其歸不過欲將以揚名興家。以繼先祀也。是故觀花賞月者。祭祀之餘澤也。招客宴賓者。亦祭祀之餘澤也。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細大之事。無非爲祭祀者。亦無非祭祀之餘慶者矣。世之君子。慮不深遠。以所謂君臣

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者。爲當然之道。而不知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者。特爲所以爲使天下公衆各安先祀乎。無窮而設之之具也。古之人。有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者。世以爲美談。而何其今人之薄也。今夫父沒而子祭焉者。家道之常也。粢盛籩豆。酒饌幣帛。具以供指揮者。婢僕之事也。主人失道。婢僕代祭者。家政之衰也。豈不幾乎蔑祖先之祀乎。世之失禮於鬼神者。無貴賤一也。昔王道之盛也。天子親祭。不敢專委之於巫祝。巫祝之從事於籩豆者。亦不過欲達神明而已矣。今之學者。不知此意。視巫祝之從事於籩豆者。以爲不與王政相關。遂以官國幣社。爲無用長物。天子之大道。蕩然墜地。而誰復知祭政之歧。實爲天下治亂興亡之大機關哉。嗚呼。學者所見如彼。政事家所論如彼。天下衆庶所云如彼。於是乎乞子。洋之碟鬼。唯意所嚮。欲乘以營己之私。人心潰裂。禍殆不可測焉。憂世之士。或云。世

勢至此。不得以佛為國教。或云。以耶穌為國教。則必鞏固矣。或云。合神道各派相分者。以為己之地。皆不知本者之論耳。必如俗士所言。則國體果何在也。予竊謂。救之無他術。亦唯曰治本而已。本者何也。曰禮也。已。天神授以天都詞。太詞事。是見以祭政一致之大法。口授天孫也。其為禮不亦至大乎。世之講祝詞者。為巫為祝。吾何知焉。明明神漏義神漏美命。臨下有赫。吾則斷然取天都詞。太詞事。定以為經國之大法。

祝詞式論中

高天原 神國之元氣也。神國之所以為神國者。以有高天原耳。苟無高天原。是無神國也。夫高天原者。上帝之所居而神國之事無切不原于高天原者。是故國曰神國。人曰神裔。書曰神典。天子即位之初。政告於神。令於民之。詔亦必繫之於高天原。以明其起元。所以慎

國體也。今夫匹夫匹婦之家。猶有系譜。自父祖以上。溯於高祖之事。子孫識之。隣里敬之。鄉黨重之。苟有言蟻家譜者。佛然而怒。以雪其冤。否則以為失孝於父祖。是人之至情也。故曰高天原者。神國之元氣也。其關國家盛衰之運。比之匹夫匹婦之家。爭榮辱於隣里鄉黨者。固不可同日而語也。蓋高天原尊則神尊。神尊則帝室尊。帝室尊則神亦尊。神尊則高天原亦尊。帝室之與高天原。未不相須。以為輕重也。方今浮躁伶俐之士。齷齪自智。以其所見。疑其所不見者。傲然以為是古之寓言耳。空論浮辭。盡徵之於洋說。遂至認人祖為沐猴所化。誣帝譜。以為出乎殊方異域之種。亦何其頑也。兵法忌談敵之美者。恐其餒兵氣也。齋藤實盛在軍。盛說敵兵之強。兵氣沮喪。於是乎有富士川潰走之事。今也國家赤子。自毀高天原之盛事。以誇稱洋種之美。其損元氣。不啻實盛談敵兵之盛焉。則堂

堂 神國安保他日無土崩瓦解不可言之變哉。人心之不一。風俗之不齊者。國之大害也。今夫欲一人心齊。風俗則無如用古典。以明古道。古道明則人無邪路之迷。古典行則國無橫議之士。為人上者。不可以不知所向也。霸政之世。學子流萬派。人人異論。國別制。談禪讓之美者有之。稱放伐之義者有之。未嘗知忌諱。以為聖人之道。波及乎我矣。殊不知是養背叛之心於未萌。以樹兵耳。卒之使政教相歧。上下相猜。動引湯武之跡。以議天子。其弊猶洋學。共和自由說之於今日。我上古神聖之建國設制。不若是之迂也。夫天神之造天地。當時之事。皆其所親親目擊。以此授皇孫。即所謂天都祝詞也。皇孫受之。紹述不懈。貴準三器焉。蓋記紀猶題。祝詞猶歌。歌之與題。未嘗相矛盾。視歌知題。讀題解歌。稽古之道。為然焉。而祝詞之辭。言言無偽。句句陳誠。可以泣鬼神。可以感民人。猶上古之歌。吐情言實。惻惻動人。不與後世之歌同科。而

天子所以報神之義盡矣。嗚呼。儒教也。佛教也。耶穌教也。皆人之所捏造。而至於我神典。以神祭神。以誠報誠。不復見斧鑿之痕也。有罪則赦之。有穢則清之。有德則報之。有災則禳之。是皆當然之理。人事之常也。聖王遵之。明主行之。以治天下。其設心。至於以十綱引四海萬國之語。以為極度而止。其為規模。豈不大乎。朝廷既以之臨民。民之視朝廷猶視天神。是民之所以信高天原而不疑也。如聞昔者西土有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者。今也平心和氣。稽古以誦祝詞。則覺祥風瑞氣。霽靄起乎几案之間。嗚呼。使集三千八百萬人之心。為一人之心。以從事於斯道。則五絃南風之歌。豈足言焉哉。五絃南風之化。豈足論焉哉。

祝詞式論下

軍國之諸政。取法於神代。借威於神明者。天下長久之本也。曰有徵乎。曰有。天孫之降臨也。神漏義神漏美命。授

以天都詞大詞事。豈非人事之儀則乎。凡事不詳源頭。則不可以行遠。古如朝廷之禮。悉取法於天上之儀者。爲此故也。今欲興廢繼絕。以振起國體。則宜下新法令。以警醒人民耳目也。何謂警醒人民耳目。曰。天皇親祭。皇祖天神於齋場。以申大孝。宜依神武天皇鳥見山之例也夫。天御中主神者。惟祖惟宗。其尊無二。以天照大神之尊。猶親爲新嘗以祭之。神武帝追念祖德。故報賽之。其不加之於天社國社之列。亦可以見其特禮矣。蓋自崇神帝世。遷天照大神於倭笠縫邑。爾來以奉崇伊勢大神爲事。而鳥見山之例。絕無聞矣。豈不大闕典乎。今夫洋匪之奉耶穌。傲然臨於我。曰。彼伊勢大神宮者。何物。大陽者。空中一大燈耳。我造化真神。製以惠衆庶焉。何足以神之。聞者不察。真以爲然。殊不知我天御中主神者。卽是造化主神。而我天皇所奉以君臨宇內也。今果明此大禮。則豈唯大八洲之民一洗耳

目而已哉。五大洲之民。亦將拭目以仰我日域之光也。曰。如是而已乎。曰。否。軍中宜祀軍神焉。何謂軍神。曰。武甕槌神經津主神是也。師出則祭。凱還則祭。有慶則告以賞之。有罰則告以斬之。暇日則講二神之功德。以飽聞之。則百萬貔貅之士。將知死王事之榮矣。曰。如是而已乎。曰。否。宜明大祓之式。以制刑法焉。國家既有大祓。又何式之講也。曰。全未。全未也。夫祓者。將祓除其罪以謝神明也。是故刑死也。贖刑也。自首也。皆祓已大祓之與刑法固不異其趣。則不可歧而別之者。理之當然也。蓋刑死者。以死謝罪也。贖刑者。以財謝罪也。自首者。以自首謝罪也。既謝罪矣。而刑各有所當。於是乎。祓以清之。則死者。其靈以安。生者。其魂以清。得以爲全人矣。是大祓之道也。不然。以所謂姦母姦子之罪。唱祝詞以祓之。徒法耳。太古雖朴。豈有是迂遠之事乎。如素盞鳴尊之剪髮拔爪。可以徵其非徒法矣。今果用此法。則天下億兆之民將知天地神明之不可欺矣。曰。如

是而已乎。曰未也。官民葬祭宜一切依神代之式。以子祭父者。古今之通義也。而又何疑焉。朝廷既有定禮。嚴法律以臨之。違者有罰。公卿處流。士賜自盡。庶人當斬。亦一時之宜也。果如此。則天下無復不孝之子矣。然則如是而已乎。曰否。猶有不可不言者焉。宜特尊崇出雲大社。一切遵皇祖天神之詔也。宮殿未復古焉。人民未知信焉。而生死之海茫無畔涯。不得不仰朝廷出慈航以救之也。果如是。則天下之民庶幾不迷乎顯幽之二途矣。然則如是而已乎。曰猶未也。宜令閭巷小民納戶籍於產土神社。以統轄之也。子生則告人。死則告。旅行則祭。歸鄉則祭。受神符於社。以爲護身之璽。書姓名鄉貫年齡於符。以爲信。失符者。宜急告之於官。以更正符。偽造神符者。有罰。不肯帶符者。處斬。果如是。則雖其轉死於溝壑者。可以審其鄉貫姓名矣。況於亡命乎。大凡以上所論。天下諸政。寓之於祭祀。以警醒人民耳目者。大略如此。

而事無不原於天都詞太詞事者焉。蓋上世簡易。故祝詞亦頗簡易。故今敷衍其意。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以施之於軍國之用。亦所以祖述神漏義神漏美命之神意也。如徒拘泥古例。而必曰古無是事。則恐不免乎膠柱刻舷之腐態矣。其何以在祝詞式之爲經國之大法哉。

萬葉集論上

欲造大日本之人於大日本國者。莫善知大日本之言焉。欲知大日本之言者。莫便誦萬葉集焉。或問大日本既有人矣。何謂造人。曰世有善讀古事記者乎。曰未也。曰記紀者。大日本之古史也。記紀且不能讀焉。以誣其祖。謂之。大日本之人可乎。今之讀書者。始於漢籍洋書。則其腸漢人耳。其心洋人耳。以漢洋之腸。讀記紀。文義晦澁。意味不暢。宛如牆面之人也。甚哉。言語之急於國家也。夫漢籍者何。以漢字記載。虞夏商周之事者。是也。洋書者何。以歐文記載。歐米各國之事者。

是也。而虞夏商周。歐米各國之人。皆各以自國之語。學子自國之事。易入。易知。易悟。易解。故其學士。成德達材。卓然有可觀者焉。且支那。非無歐米各國之學子焉。歐米各國。非無支那之學子焉。然未嘗聞有舍自國之學。而專力於外國之學者也。獨我神州。則異於是。其養士於學也。捨此從彼。而背國誣祖之人。盡出於庠序矣。吁。何其古今賢哲之士之昧於謀國也。老狐之魅人。必先乘氣之虛。而憑之也。氣不虛。則老狐何為焉。古人之醉漢。學子。今人之溺洋學。蓋因其忘自國之學也。母乃與氣虛之招。老狐同類乎。予視漢洋學者。所為則惴惴然。低首屈膝。以獻媚於外國之奴。之為務。非狐憑何乎。不然。何不翻然蹶起。以思振國威之道也。世之憎洋學者。未能免漢癖。而談周孔者。甘為周孔之奴隸。則要之以五十步笑百步之人矣。則決不得謂之純然。大日本之人矣。吾意言語之道。古人重之。古言不明。則古書不可以講焉。是

故明言語之道。而後神皇之典可詳矣。而後所謂大日本魂者立矣。嗚呼。大日本之國。無大日本魂之人久矣。故今欲新造大日本魂之人。則無他術。惟曰從固有之賦性。以講言語之道而已矣。神州言語。存於古歌。而古言之叢。萬葉集為之最。則初學之士。不可以不誦習也。誦習之。久。日記月譜。則習與性成。視古言。猶視俗言。學問之道。何假訓詁。豈不至便乎。吾觀世之學漢字。習洋語者。佶屈聱牙。侏儷鵠舌。尤不可以不經過歲月也。苦心焦思。蓋亦勞矣。噫。豈帝帝苦心焦思而已哉。其傷心術於冥冥之中。蓋不為甚矣。如古事記。神代紀。則不然。其書盡付假名。於字傍。則書無險字。文無澁句。其辭入耳通心。螢戶齏丁。苟識四十七字者。期月可以通天之大道。况縉紳之士乎。則自今以往。朝野不復有蠻音漢語。以腐敗其腸之人矣。且夫萬葉集之為書也。字雖漢乎。辭即假名也。幼童稚女之從事於

萬葉集如誦所謂百人一首。則其爲學子。莫易焉。事在易。而求諸難。學子者之通病也。吾故曰。欲造大日本魂之人則自言語始。欲知言語之道者。自萬葉集始焉。雖然。吾觀世之治萬葉集者。終身役々拘泥語學。技止此耳。曾不知神典之爲何物也。其言猥瑣。其行鄙劣。源語以爲枕。花柳以爲伴。毫無益於天下國家。吾豈以此望於後學矣哉。果如此。則亦惡在其爲大日本之人也。

萬葉集論 中

或曰。萬葉集爲古言之叢。則吾旣得聞命矣。敢問。集之益止於此乎。吾應之曰。不然。讀萬葉集者。其益或多於歷史焉。曰。萬葉集者。零零碎碎。一時之矢口耳。而何謂其益多於歷史乎。曰。無聲而有形者。畫也。無形而有聲者。歌也。畫者無聲之形也。歌者有聲之畫也。無聲之形。謂之寫。瘖啞有聲之畫。謂之傳精神。古之詠歌者。其言出於自

然。絕無假設之事。其平生欲言之言。臨時觸感。則永言而發之。其言有曲節。以悅人耳。故心之發於言者。莫真於歌焉。言之感於人者。亦莫善於歌焉。古人以是傳心。今人以是知古。非歷史何乎。且夫歷史。以他人之筆。述他人之跡者也。其事或出於想像。而其心或有未必然者焉。歌者以自己之口。吐自己之心。情者也。其爲真也。出於天而不由人。作者雖死。乎。心不死。可以傳萬世矣。豈非歷史之真者歟。而歌之所叙列。其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賓主。男女。其事則歌舞。戰鬥。飲宴。葬祭。羈旅。慶賀。哀傷。叙懷。存問。餞別。祥瑞。上之則有天地。風雨。日月。星辰。寒暑。霧露。煙霞。霜雪。雷霆之變。中之則有山川。湖海。道路。坂嶮。林野。郊坰。春花。秋葉之樂。下之則有神。社。佛。寺。堂。塔。伽藍。宮殿。樓閣。仙家。田舍。鳥吟。鹿鳴之事。而四時之觀。天地之美。備矣。而謂之歷史之寫真者。其誰謂不然也。如夫忠孝之辭。淫奔之篇。漢土之故事。佛氏之舊套。

並採互錄。而玉石混淆者。譬如造化之不遺萬物。以悅人目。其開意智。不亦大乎。然則集之益。止於此乎。曰不然。古之人善言語之道。故其辭雅訓。諷詠述志。所言合古。以養風俗。於冥冥之中。如東歌及常陸國防人歌。可以觀國之光矣。學者不可不知也。何謂東歌。曰昔者天祖之重民命也。頒齋庭之穗於皇孫。以播之下土。而躬自爲新嘗。以報其本。是國名之所以爲瑞穗。而朝禮之所以有新嘗也。而匹夫匹婦之發言。造次不敢忘戒。慎恐懼之意。何其古俗之存忠厚也。萬葉集東歌云。多禮曾許能。屋能戶於曾夫流。爾布奈未爾。和家世乎。夜里氏。伊波布許能戶乎。何謂防人歌。曰昔者鴻荒之世。暴神邪鬼充滿中國。以妨皇化。於是乎降武甕槌神。以平定之。武甕槌神留跡於鹿島。神威赫赫。千歲如在。故人民之從王師者。不敢擲屍山海之義。何其古俗之存勇武也。萬葉集常陸國防人歌云。阿良例布理。可志麻能可美乎。伊能利都都。

須米良美久佐爾。和例波伎爾之乎。然則大道之存於古歌。徵之東歌如彼。驗之防人歌如此。決不可忽諸也。嗚呼。使東歌擴之天下。則可以見王者皞皞之民於今日矣。使防人歌擴之闔國。則弘安之風濤。豈足言哉。歌之有裨益於國家也如是。亦何憚而不弘乎。是故軍陳以歌宴集。以歌君臣情通。賢愚性見。古之道也。不然。以我馬倥偬之際。神武帝發歌於伊那佐之山。以震怒斬首之威。雄略帝擲刀於三重妹之歌。豈果爲無謂哉。紀貫之曰。歌者動天地。感鬼神。噫。信矣。

萬葉集論下

吾讀萬葉集。然後知詩之可以廢焉。知詩之可以廢。然後知萬葉集之益尊也。儒者曰。詩者孔子所重。故曰。小子莫學。子天詩。詩之果可廢。則何爲勸之。曰。是乃詩之所以可廢也。何哉。曰。神州自有神州之言語。漢土自有漢土之言語。永言而發。

之有曲節。有音調。是即歌也。歌與言語。不可析而別焉。不可析而別焉。則詩者漢土之歌已。豈得不廢乎。譬諸春林之嚶嚶。秋山之呦呦。牛犢之牟牟。蛩虫之唧唧。其音各有所當。以呼其友。有牝牡。有鳴鳩。感時而動情。歌之道也。雖然。嚶嚶非蛩虫之伴也。呦呦非牛犢之侶也。使鳴鹿聞牟牟。亦猶使啼鶯聞唧唧。均之聾耳。是其意非不哀。其情非不深。然物不同類。言語不通之使然也。由是言之。詩之不可用於神州之人。猶歌之不可用於漢土之人。假使其能通。僅僅乎百人中之一人耳。不得不謂之無用也。吾觀世之作詩者。平仄之正。韻字之叶。可謂勤矣。然其言。徒擬漢人。試唱之於小女子之前。則與鳥言禽語奚擇焉。吁亦益用。神州之語。以思代作詩之法也。蓋詩之為用也。要不過悅漢人之耳目。其無益於風教。固無論也已。嗚呼。豈啻無益而已哉。愚亦甚矣。何則。日夜焦思。險韻奇句。以漢其腹也。問地名則曰。楚水吳山。問人物則曰。李白杜甫。而問芳野泊。

瀨。人丸赤人。則曰。吾不知也。且也。假使孔丘聞洋樂。何至三月忘肉味。而儒者不思此義。豈不迂遠之極乎。蓋詩之盛。則漢學之盛也。漢學之盛。則皇道之衰也。當天智帝時。大擬唐風。以此釐革天下。而大津皇子之作詩賦。亦始於此時。一葉初下。天下知秋。乃不得不謂之。神州之黍離也。儒者曰。如作詩。則管公亦為之。詩何害於國乎。曰。予不欲以名取人也。且如管公之事。謂之漢才。則可謂之和魂。則未也。蓋公在延喜聖帝制式作格之世。不能唱大義。以攘斥異端。舉世佞佛。則佞佛。好儒。則好儒。而使聖帝百官相率。以拜趨漢聖蠻佛之前。則馴致今日。神州陸沈之俗者。所謂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也。公之巧於詩。其跡可知已。曰。然則詩可盡廢乎。曰。以吾觀之。漢學猶可廢也。况詩乎。代詩以歌。即所以作詩也。子獨不見所謂小唄。淨琉璃。能狂言。芝居之類乎。皆歌也。非詩也。而其所以鼓舞愚俗者。其功用如彼。非復說教演說之比也。今

夫使天下之人盡誦萬葉集。口爲萬葉之口。耳爲萬葉之耳。腹爲萬葉之腹。俗爲萬葉之俗。人人諷詠。視古言猶俗言。則復古之政可得而施也。於是乎所謂小頃淨琉璃能狂言芝居之類。以漸革之。作樂章以用之於廟堂。施之於軍國。則其所以陶冶天下。橐龠黎庶以成神州金湯之固者。將實於是乎在也。

固本策附錄

讀論語上

固本策大尾

天下之事。有理有勢。理不可制勢。勢不可存理。吾讀論語。然後有以知之矣。蓋見理推勢。見勢考理。則神州之毒物。未有劇於論語者也。何謂理不可制勢。曰彼立孝弟忠信之目以教人。設禮樂刑政之法以經世。甄君子小人之別。以定方明事。天奉祖之義。以修政。正華夷內外之分。以紀國。設禮義廉

恥之教以勸俗。而誰謂之非倫理也。倫理既如此。則我利而用之。果無害於國乎。曰不然。聖人之於神州。猶鴉片之於支那。病入骨髓。人人不自知其爲己累也。何也。凡我臣民之學於彼者。仰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以爲天人鬼神。皆曰孝弟忠信。是吾聖人之教也。禮樂刑政。是吾聖人之制也。君子小人之別。是吾聖人所設也。事天奉祖之義。是吾聖人所創也。華夷內外之分。吾聖人既定之。日本之爲東夷。誰敢議之。禮義廉恥。日本所無也。微聖人。則吾其爲野蠻矣。大抵儒者所言。不期而同。於是乎天下民心之向於彼者。譬如水之就下。大勢滔滔。不可復回焉。是其書非不言日用常行之理。而儒者所講。非虞夏商周則唐宋元明如神州祖宗之典。措而弗問焉。學問徒爲海外之笑。豈非宇內怪事。人間奇辱歟。而舉世茫然不知悔悟。是之謂理不可制勢也。何謂勢不可存理。曰鳳凰鳴朝陽。冬嶺秀孤松。聰明特達士。何世無之。但世之昏

迷既已如此。則其人疾呼大聲。欲以警醒之。或筆之乎書。或發之乎言。以爲周公仲尼之教人。決不如是。引以春秋。徵以論語。以喻我神皇之道。而聞者不省。褒如充耳。譬諸掬水投猛火。火勢焰焰。不啻不可救。及或激動之。使忠君愛國之人。不容於世。至於目以爲異端邪說。豈非所謂魚目爲玉。正宗爲鈍者歟。是之謂勢不可存理也。隣家有父。其人甚聖。欣欣含笑。來入我室。教以孝弟之道。其子不察。以爲隣父賢於吾父。而親愛之。其子終爲不孝之子。是其隣父非不聖也。然來代我父。以奪教育之權。則其勢率至此。不亦宜乎。彼孔子尼父者。隣家之父也。一旦突然入我神州。以橫奪我神聖教育之權。民之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至於不復念皇祖天神之大德矣。是其害與隣父來聒人子之耳者。奚異乎。今世之學西洋者。曰拿破崙曰彼得。曰歷山王曰耶蘇。曰馬哈麥。猶之隣父也耳。其艷稱欽慕者。與曩時儒流。仰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者。同勢而其背。內向外之意。如合符節也。夫苟知背內向外之爲弊。則志於道者。亦可以知所戒矣。何違擇隣父之賢與否乎。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其臨戰也。抽矢扣輪。背君向師。其言曰。我不忍以天子之道。反害天子。嗚呼。今之爲洋學者。盡庾公之斯也。曩時之爲漢學者。何獨不然而使神州闔國之民。翕然向海外。以爲庾公之斯者。非孔子爲之俑。而誰乎。藥有奇効者。必有奇害。不待智者而知之也。吾故曰。見理推勢。見勢考理。則神州之毒物。未_下有劇於論語者也。

讀論語中

有客詰重石丸者。曰。子以孔子爲神州之鴉片。則似矣。然先王既取而用之。則是子以先王爲有罪也。無乃子亦爲有罪乎。重石丸曰。然。道者天地之道也。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奉天地之道而護祖宗之天下者。臣子之道也。今子以言孔子爲

罪。是欲引先王以庇孔丘者也。甚矣哉。慣習之難破也。人認隣父
爲父。他日有引父來告實者。其人不信。怒以爲不孝。誰不笑之。今
疾臣子之講祖宗之典者。豈不幾乎怨引父來告實者乎。
論語者。隣父之教誨也。抑俚諺有云。孩兒之魂。百歲猶存。
嗚呼。漢籍之入神州尚矣。其染人心。非一朝一夕之故。則認
隣父之教誨。以爲家傳也。亦宜。雖然。家有成法。世世傳之。
則隣父之言。或有往往與家法齟齬者焉。則寧如捐隣父
而從家法之爲得計乎。夫我帝系之出於天神。則天人
合一焉。固不與唐虞三代配祖于天者同也。而三器之尊。亦
不可與所謂九鼎者同日而語也。伊弉諾伊弉册尊之生
成萬物。大名特少彥名命之經營國土。天照大神之立鴻基
素盞鳴尊之創航海。神武之東伐。景行之西征。倭武
之平西裔。神后之服三韓。盛德大業。民到于今。受其賜而儒
者徒以禹稷之治水土。武王周公之驅蛇龍猛獸者爲功。豈非

忘家法之甚者乎。且夫孔丘之博學智辯。世未見其比。然比之
於神皇之遺範。後世者。則所謂渺滄海之一粟耳。由是言之。
孔丘未免爲鄉人。而神皇未嘗不聖人也。但彼有名目。而
我無名稱。猶孝弟忠信。智仁勇義之目。來於彼。而其實有
於我也。予嘗讀論語。竊疑世人之過信聖人也。夫宰予言偃。
仲由。冉求之徒。非所謂七十子之巨擘乎。其人或以白晝入寢。
爲中冓不可言之行。或以犬馬遇親。以取不敬之責。或誤身
於不孝之衛輒。以死其難。或事季氏。以爲聚斂之臣。則所
謂孝弟忠信。智仁勇義者。果何在也。如食於有喪者之側。未
嘗飽。是我神州鄉黨自好者所不屑爲也。聖人而能之。何
足以贊稱焉。意者支那風俗。貪鄙饕餮。益雖七十子之徒。
亦往往不免是弊。故記論語者。傳而珍之也。如少時好色之
戒。不在小人。而爲君子三戒之一。則聖人不異於常人。亦可以見
矣。世之醉心於聖人者。其意如曰。寧議神皇。勿議聖人。

予是以有知慣習之實可畏也。地藏木佛翁婆為拜。他日毀之。則誰以為快於心焉。神州之於聖人。不啻地藏木佛。則雖告以神皇之道。不能翻然舍彼從此。以為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復聖人。是其心既背。君父以倒戈也。夫孔丘未嘗以聖自居。而神州之人。反欲以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之人待之。毋乃惑支那私言乎。予憐世之惑支那私言者。所以議之也。譬諸砥砢為玉以銜之。不得不為賈人斥瑕疵焉。不然。論語諸篇。佳言善行。往往有可觀者。決非曰神皇之道全反此也。如夫神皇之典。明於世。則知有所謂論語者。或取而讀之。亦何不可。吾固不疾夫孔丘也。

讀論語下

應神帝十六年。百濟貢論語。帝使菟道皇子師主仁。世稱神州儒術之開。由應神帝信而用之也。予意不然。蓋應神帝未必有意弘之於天下。特令菟道皇子試之耳。

何以謂之。夫異方之言。殊域之法。一旦入國。不問利害得失。如何。網羅而蒐取之。智者所不為也。曾謂帝之明而為之乎。且果使帝深信之乎。其學何為止於菟道皇子也。仁德帝儉素撫民。或以為其於儒術。是想像之說也。已。帝讀論語。史無明文。其與宮室之事。偶與論語符者。不得不謂之奇中也。其與菟道皇子兄弟相讓者。亦偶類乎。伯夷泰伯之事。豈可謂之讀書之功乎。如其相類者。為出於論語。則如神武帝之禋祀。皇天。成務帝之界國。分縣。是其事為出於何學也。如使論語來貢。當神武成務二帝之世。則亦謂之學聖人乎。何其信彼疑己之甚也。且謂使讀論語者。其効之速。悉如仁德帝與菟道皇子。則信玄之不孝。豈獨有不感化之理乎。亦足以證其出乎天資也。予觀古語拾遺。履中帝時。三韓貢獻。奕世無絕。齋藏之傍。更建內藏。分收官物。仍令阿智使主與百濟博士王仁。記其出納。

夫王仁之來在應神帝世則益此時齡既百數十年矣果使
應神帝信論語如世人所言則王仁之於仁德履中是國
家元老帝者之師也今觀其所職則僅僅乎賤有司耳亦不
足以見朝廷遇王仁之輕重乎且使帝喜儒術乎何不與
庠序學校以導天下也履中帝四年始置國史於諸國以
記言事然觀其使王仁與阿智使主記官物出納則此時漢
學未開朝廷乏識字之人可知焉蓋應神帝後朝廷
文物制度未嘗異前朝而論語之貢適當帝時世以此遂
歸儒術於帝而不知天智帝實為唐風模擬之祖也浮
屠之入也當欽明帝世而帝投之水火其法之盛也在
聖武孝謙之世近世洋學之來也在孝明帝世而其學
之行也在明治今日然則應神帝之於漢學猶欽明帝之於
浮屠孝明帝之於洋學以其納之謂之篤學力行之君不
亦誣乎長江大川流沫千里清濁之判出於淵源是理之易

見者也朝廷尚武賤儒自古為然是以菅江諸家決不得齒
於羽林之上是其法安知不淵源於應神帝遇王仁之遺意
乎足利氏之末儒皆剃髮德川氏之制使林氏執學柄然不
任以國政諸藩之遇儒者亦概廁之於醫巫卜方伎之流豈
不神州大幸乎不然林道春以泰伯之後議皇統伊藤
維楨以廢帝室為言物茂卿以日本夷人自居其卓卓
者猶且如是其他則又何說萬一使是輩在樞要之地得以
悉行詩書所言則其害所底止恐不在今日洋學之下也高
麗王之上表其言曰高麗王教日本國蓋是時彼亦既讀論
語殆有夷視神州之意觀菟道皇子怒其無禮破之
則皇子聰明頗達國體非復既戶皇子顛倒內外之比
也則應神帝之託論語於皇子可謂得人矣嗚呼使
皇子議學政則如論語其用其舍未可知也抑其布之於
天下亦將或有所裁度損益以用之也不必株守異域之成

法以遺害乎後世矣。不幸皇子蚤世。應神帝之意。不得達乎天下。惜夫。固本策附錄終

豐太閣欲使髯虜用我文。秦呂政燒詩書。坑儒者。豈不曠世大快事乎。北條早雲以攬英雄之心。悟韜略。晉石勒以無學之資評漢書。亦此真予所願遊說也。余平生病狂。狂則為咄咄怪事語。然終不自以為狂也。間有感於時事。試書之於紙。言論奇古。殺氣風生。意在武斷。無所用於文明世界矣。嗚呼。自非太閣呂政早雲石勒輩再生。誰判狂與不狂哉。雖然。天未棄神州。則未可謂屠狗監門。鍛工藥商。豪俠大盜無其人。也。一念到此。則使人復生自愛之心。踏海之歎。未可發也已。明治二十年丁亥十二月二十三日。夜寒甚。適夢一男子。自稱王景略。曰。寒士憂國如此。何肉食之無狀也。覺後衾裯如鐵。呵筆而書。捫虱之手。血痕猶腥。

豐城居士 渡邊重石丸

大正十三年七月二十日

東京市外澁谷町大字下澁谷一九四

井 術 喜 平 謄 寫

非賣本

附錄

乃木大將晚年好誦詩

所貴於士者以其知時也。時有勢焉。有機為勢。所推移。機所起伏。非必難知也。而莫之知者。有所蔽耳。唯有識之士。能先見之。去利就義。去濁就潔。舉世不知而已。獨知之。知之明。故決之果。彼之所驚。我以為當然。

德川光圀武士道訓

士は常に懈らず節義を嗜むべし節義とは口に偽りを言

はず身に私を構へず心直にして外に飾りなく作法亂れず禮儀正しく上に諂はず下を侮らず己が約諾を違へず人の患難を見捨てず甲斐々々しく頼もしく假初にも下さまの賤しき物語惡口など言葉の端にも出さず恥を知りて首を刎らるゝとも己れがすまじき事はせず死すべき場をば一足も引かず常には義理を重んじて其の心鐵石の如く又溫和に慈愛にして物のあはれを知り人に情あるをいふ

黃石公素書 第一原始章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而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立事。禮者人之所履。夙起夜寐。以成人倫之序。夫欲爲人之本不可無一焉。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乎治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於後代。

第二正道章

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衆。才足以鑒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使守約。廉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見嫌不苟免。見利不苟得。此人之傑也。

第三求人志章

絶嗜禁慾所以除累。抑非損惡所以攘過。賤酒闕色所以無汚。避嫌遠疑所以無悞。博學切問所以廣知。高行微言所以修身。恭儉謙約所以自守。深計遠慮所以不窮。親仁交友所以扶顛。近恕篤行所以接人。任材使能所以濟務。瘳惡斥讒所以止亂。推古驗今所以不惑。先揆後度所以應來。設變致權所以解結。括囊順會所以無咎。極々梗々所以立功。

孜孜淑々所以保終。

第四本德宗道章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博謀。安莫安於忍辱。先莫先於修德。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至誠。明莫明於體物。吉莫吉於知足。悲莫悲於散精。病莫病於無常。短莫短於自得。幽莫幽於貪鄙。孤莫孤於自恃。危莫危於任疑。敗莫敗於多私。

第五遵義章

以明示下者闇。有過不知者蔽。迷而不返者惑。以言取怨者禍。令相心乖者廢。後令繆前者乖。好衆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離者孤。怒而無威者犯。親讒遠忠者亡。近色遠賢者惜。女謁公行者亂。私人以官者浮。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略己而責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棄。以過棄功者損。群下外議者淪。既用不任者疎。行

賞恪色者沮。多許少與者怨。既迎而拒者乖。薄施厚望者不報。貴而忘賤者不久。念舊而棄新功者凶。用人不得正者殆。疆用人者不畜。爲人擇官者亂。失其所疆者弱。決策於不仁者險。陰計外泄者敗。厚歛薄施者凋。戰士貪遊士富者衰。貨賄公行者昧。聞善勿略記過不忘者暴。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濁。牧人以德者集。繩人以刑者散。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則大怨必生。賞不服人罰不甘心者叛。賞及無功罰及無罪者酷。聽讒而美聞諫而仇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者殘。

第六安禮章

怨在不赦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福生積善。禍在積惡。饑在賤農。寒在惰織。安在得人。危在失人。富在迎來。貧在棄時。上無常操。下多疑心。輕上生罪。侮下無親。近臣不重。遠臣輕之。自疑不信人。自信不疑人。枉士無正友。曲上無直下。危國無賢人。

亂國無善人。愛人深者求賢急。樂得賢者養人厚。國將
霸者士皆歸。邦將亡者賢先避。地薄者大物不產。水清者
大魚不游。樹禿者大禽不棲。林疏者大獸不居。山峭者崩。澤
滿者溢。寶玉取石者盲。羊質虎皮者辱。衣不舉領者側。
走不視地者顛。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足寒傷心。人怨傷
國。山將崩者下先隕。國將衰者人先散。根枯枝朽。人困國殘。與
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見已然慎將生。惡其跡者
預避之。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則吉。無道則
凶。吉者百福所歸。凶者百禍所攻。非其神聖。自然所鐘。務
善策者無惡事。無遠慮者有近憂。同志相得。同仁相愛。
同惡相黨。同愛相求。同美相妬。同智相謀。同貴相害。同利相
忌。同聲相應。同氣相感。同類相依。同義相親。同難相濟。同
道相成。同藝相規。同巧相勝。此運數之所得。不可與理違。釋
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難從。順者易行。難從

則亂。易行則理。如此理身理家理國可也。

終

吉田松陰士規七則

一凡生為人宜知人所以異於禽獸。蓋人有五倫。而君臣父子
爲最大。故入之所以爲人。忠孝爲本。

一生 皇國宜知吾所以尊於宇內。蓋 皇朝萬世一統。邦國

士夫世襲錄位。人君養民以續祖業。臣民忠 君以繼父志。

君臣一體。忠孝一致。吾國爲然。

一士道莫大於義。義因勇行。勇因義長。

一士行以質實不欺爲要。以巧詐文過爲恥。光明正大皆由是
出。

一人不通古今。不師聖賢。則鄙夫耳。讀書尚友。君子之事也。

一成德達材。師恩友益。居多焉。故君子慎交遊。

一死而後已。四字言簡而義廣。堅忍果決。確乎不可拔者。

舍是無術也。

乃木大將之歌

五月雨に物皆腐れ果てやせん

ひをも都もかびの世の中

藤田東湖回天詩

三決死矣而不死二十五回渡刀水五乞閑地不得閑三十九年七處
徙邦家隆替非偶然人生得失豈徒爾自驚塵垢盈皮膚猶餘忠義
煩骨髓嫖姚定遠不可期丘明馬遷空自企苟明大義正人心
皇道奚患不興起斯心奮發折言神明古人有云斃後已

大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寫了

284
198

終

